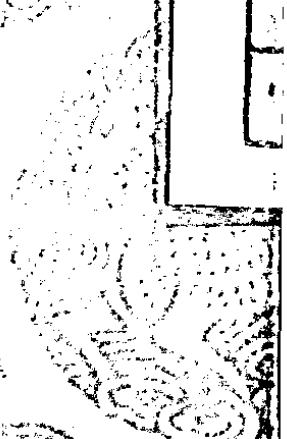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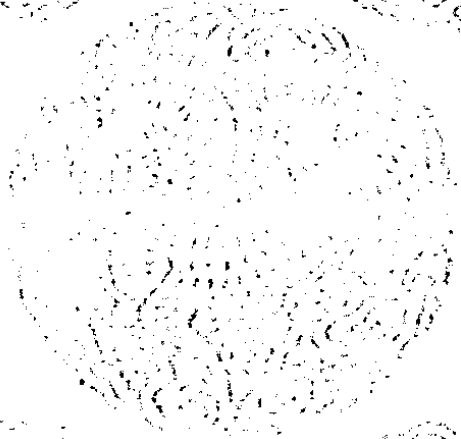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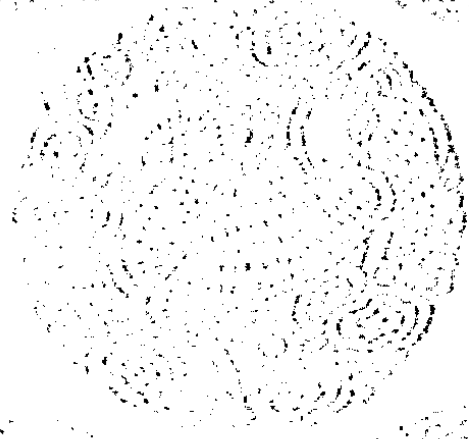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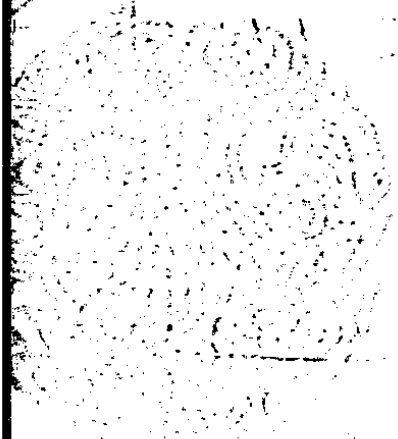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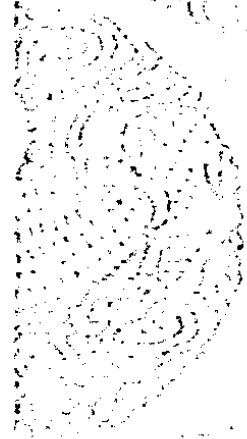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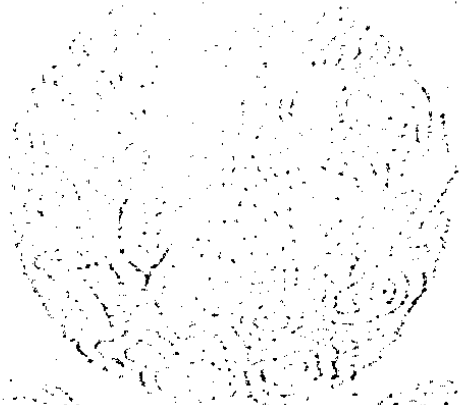


肯嬾

繁眞

錄子





叢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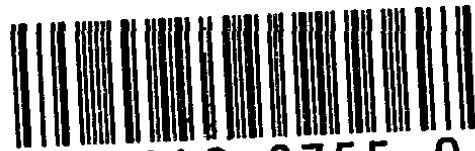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子 真 嬾



3 0648 9755 0

撰 卿 永 馬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儒學警悟及稗海皆收有

此書儒學宋本故據以排

印

懶真子卷之一

宋

司馬端明講書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籤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盃一飯一麵一肉。菜而已。溫公先壠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簋。啜土鏞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絲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會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畫像紀年

廬山東林寺有畫須菩提像。如人許大。梵相奇古。筆法簡易。真奇畫也。題曰。戊辰歲。樵人王翰作。此乃本朝開寶四年畫也。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然南唐士大夫以爲恥。故江南寺觀中碑。多不題年號。而但書甲子而已。後戊辰七年。歲次乙亥。遂收江南。

無敖逸欲有邦

懶真子 卷之一

一

083
114
2:285

51876



僕友人陳師黯子直嘗謂僕曰。漢諸儒所傳六經。與今所行六經不同。互有得失。不可以偏辭論也。王嘉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敖慢佚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幾也。敖音傲。今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敖字轉寫作教字耳。若謂天子教諸侯逸欲。恐非是也。僕曰。書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所寫訛。或有此理。

樂卿

自唐以來。呼太常卿爲樂卿。或云。太常禮樂之司。故有此名。然不呼爲禮卿。何也。然此二字古有之。前漢食貨志。武帝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第八級曰樂卿。故後之文人。因取二字用之。亦自無害耳。

天佑魏氏

元城先生有言。魏徵傳稱帝仆所爲碑。停叔玉昏。顧其家衰矣。此言非也。鄭公之德。國史可傳。何賴於碑。而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且房杜何如人也。以子尙主。遂敗其家。僕後考魏氏之譜。鄭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瑜生華。華生商。商生明。明生馮。馮生蕃。至此五世矣。使其家尙主。而其禍。或若房杜。豈有再振之理。故先生曰。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信哉。

杜氏族系

杜牧傳。稱牧仕宦不合意。而從兄悰位將相。快快不平。卒年五十。僕以杜氏家譜考之。襄陽杜氏。出自當

陽侯預而佑蓋其後也。佑生三子：師損、式方、從郁。師損三子：詮、愉、羔。式方五子：憚、懋、悰、恂、愔。從郁二子：牧、顓。羣從中，儵官最高，而牧名最著，豈以富貴聲名不可兼乎？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陽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杜甫一派不在五派之中，豈以其仕宦不達，而諸杜不通譜系乎？何家譜之見遺也？唐史稱杜審言，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審言生閑，閑生甫，由此言之，則甫佑同出於預，而家譜不載，未詳。

魚袋

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子訓，嘗問僕魚袋制度。僕曰：今之魚袋，乃古之魚符也。必以魚者，蓋分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魚，今人乃以魚爲袋之飾，非古制也。唐車服志曰：隨身魚符，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景雲中，詔衣紫者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謂之章服，蓋有據也。

光武出於春陵節侯之後

天道遠矣。漢再受天命，其兆見於孝景程姬之事。然長沙定王發凡有十五子，並載於王子侯者年表。元光六年七月乙巳，受封者四人。元朔四年三月乙丑，受封者六人。元朔五年三月癸酉，受封者一人。其年六月壬子，受封者四人。內春陵侯買，乃其一也。而春陵侯者，乃光武之祖也。春陵節侯買卒，戴侯熊渠嗣。卒，孝侯仁嗣。卒，侯敞嗣。建武二年，立敞子社爲城陽王，蓋以社者，春陵之正統也。故光武立爲王，然則國

之興廢。豈偶然哉。僕以光武出於春陵。買之後。而長沙定。王發本傳中不載其詳。因備載之。

兔毛筆

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矣。爾雅曰。不律謂之筆。史載筆。詩云。貽我彤管。夫子絕筆。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卽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兔毛。故毛穎傳備載之。

田無宇田常

田敬仲、田穉孟、田湣、田須無、田無宇、田開、田乞、田常。五世之後。並爲正卿。謂田無宇也。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謂田常也。自齊桓公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歲在己酉。至簡公四年。田常弑其君。凡一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驗。史記但云田敬仲完世家。不謂之齊。不與其篡也。與莊子胠篋篇同義。

楊王孫胡建朱雲梅福云敞同一列傳

元城先生嘗言。古之史出於一人之手。故寓意深遠。且如前漢書每同列傳者。亦各有意。楊王孫。武帝時人。胡建。昭帝時人。朱雲。元帝時人。梅福。成帝時人。云敞。平帝時人。爲一列傳。蓋五人者。皆不得其中。然其用意。則皆可取。王孫裸葬。雖非聖人之道。然其意在於矯厚葬也。胡建爲軍正丞。不上請而擅斬御史。然其意在於明軍法也。朱雲以區區口舌斬師傅。然其意在於去佞臣也。梅福以疎遠小臣。而言及於骨肉權臣之間。然其意在於尊王室也。云敞犯死救師。雖非中道。然忠義所激耳。稍近其中。故敍傳云。王孫裸

葬建乃斬將。雲廷許禹。福逾注云也。刺鳳。是謂狂狷。敵近其衷。注云也。言此五人皆狂狷不得中道。獨敵近於中耳。此其所以爲一列傳。

五角六張

世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嘗記開元中有人忘其名獻俳文於明皇。其略云。說甚三皇五帝。不如求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三郎謂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爲太子時。號五王宅。寧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謂之三郎。五角六張。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過三四日。紹興癸丑歲止三日。四月五日角。七月二十六日張。十月二十五日角。多不過四日。他皆倣此。

瑚璉賦押木字

王禹玉年二十許。就揚州秋解。試瑚璉賦。官韻端木。賜爲宗廟之器。滿場中多第二韻用木字。云唯彼聖人。粵有端木。而禹玉獨於第六韻用之。上隴顏氏。願爲可鑄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則其奇巧亦異矣哉。

五柳詩訛

世所傳五柳集數本不同。謹按淵明乙丑生。至乙巳歲賦歸去來。是時四十一矣。今游斜川詩。或云辛丑歲。則方三十七歲。或云辛酉歲。則已五十七。而詩云開歲倏五十。皆非也。若云開歲倏五日。則正序所謂

正月五日言開歲條忽五日耳。近得廬山東林舊本作五日。宜以爲正。又舊作氣和天象澄。此象訛耳。集中如此類極多。今特舉此一篇。

詩書之序

詩書之序。舊同在一處。不與本篇相連。如堯典舜典以下。關雎葛覃以下。並一簡牘而書之。至孔安國乃移之。故曰書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昭然易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後毛公爲詩傳。亦復如是。故逸書逸詩之名可以見者。緣與今之所存之序同此一處故也。若各冠其篇者。則亡之矣。蓋其餘則簡編衆多。故或逸之。今之逸書逸詩是也。

太甲元年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注云。太甲。太丁之子。湯之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注云。成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據此文意。則成湯之後。中間別無君也。然孟子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據此。則中間又有兩君矣。史記。湯崩。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爲帝仲壬。帝仲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以此考之。然則書所謂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者。蓋謂伊尹欲明言成湯之德。以訓于王。故須先言成湯既沒。非謂中間無二君也。而注誤認此語。遂失之。當以孟子史記爲正。

五柳詩舊本爲正

五柳與殷晉安別詩舊本十韻第九韻云才華不隱世江湖多賤貧第十韻云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今世有本無第十韻故東坡和詩送張中亦止於貧字云不救歸裝貧又今本云遊好非久長一遇盡殷勤而舊本云遊好非少長一遇定殷勤蓋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遊從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此語最妙識者自知之

亭長裝潢匠

唐祕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楷書十人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亭長六人掌固八人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十人筆匠六人且世但知鄉村之吏謂之亭長殊不知唐諸司多有之尙書省志云以亭長啓閉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然裝潢恐是今之裱褙匠然謂之潢其義未詳

書題試而難任人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日並行詩賦經義書題中出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注云任佞也難者拒之使不得進也難任人則忠信昭而四夷服東坡習大科日曾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論而新經與注意同當時舉子謂東坡故與金陵異說以爲難於任人則得賢者故四夷服及東坡見是說怒曰舉子至不識字輒以難爲難盡黜之惟作難字者皆得蓋東坡元不曾見新經而舉子未嘗讀注故也聞之於柴慎微

太公八十遇文王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東方朔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卻被宋玉展了十歲。此事真可絕倒。

杜詩本源周詩

古人吟詩。絕不草草。至於命題。各有深意。老杜獨酌詩云。步履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黏落絮。行蟻上枯梨。徐步詩云。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觜。花蕊上蜂鬚。且獨酌則無獻酬也。徐步則非奔走也。以故蜂蟻之類。微細之物。皆能見之。若夫與客對談。急趨而過。則何暇視詳。至於如是哉。僕嘗以此理問僕舅氏。舅氏曰。東山之詩。蓋嘗言之。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燿宵行。此物尋常亦有之。但人獨居閑時。乃見之耳。杜詩之源出於此。

韋蘇州詩

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詩名徒自振。道心常晏如。想子棲禪夜。見月東峯初。清磬落巖谷。焚香滿空虛。夙慕端成舊。未識豈爲疎。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餘。茂苑繁華地。流水野僧居。何當一游詠。倚閣吟躊躇。右蘇州招畫公詩。畫公。卽皎然也。居於湖。舊說皎然欲見韋蘇州。恐詩體不合。遂作古詩投之。蘇州一見。大不滿意。繼而皎然復獻舊詩。蘇州大稱賞曰。幾誤失大名。何不止以所長見示。而輒希老夫之意。且蘇州詩格如此高古。而皎然卒然倣之。宜乎不逮也。士欲迎合者。以此少戒。

九龍廟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耳。土人云。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才仲名域。兄才叔名標。皆溫公之姪孫。豪傑之士。咸未四十而卒。文季每言及之。必慘然也。

弟子可與言

聖人之言。何其遠哉。雖弟子皆可與聞。而又擇其中。尤可與言者。言之。仲尼之弟子。皆孝也。而曾子爲上首。故孔子與之言。孝經。佛之弟子。皆解空也。而須菩提爲上首。故佛與之言。金剛經。餘弟子不與也。

屈莊之言曲盡其妙

楚辭山鬼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僕讀至此。始悟莊子之言曰。西施捧心而嚙。鄰人效之。人皆棄而走。且美人之容。或笑或嚙。無不佳者。如屈子以笑爲宜。而莊子以嚙爲美也。若醜人則嚙固增醜狀。而笑亦不宜矣。屈莊皆方外人。而言世間事。曲盡其妙。然亦不害爲道人也。

在天中行

襄鄧之間。多隱君子。僕爲浙川令。日與一老士人鄭芷字楚老往還。楚老之言。可取者極多。今但記其論天一說。楚老之言曰。古今言天者多矣。皆無所考據。獨一說簡易可信。列子之言曰。終日在天中行止。張

漢注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此言可信。僕初未信其言。俄被差爲金州考試官。行金房道中。過外朝雞鳴馬息女媧諸嶺。高至十里。或二十里。然則自下望之。豈不在天中行乎。後又觀抱朴子言自地以上四十里。則乘剛氣而行。蓋自此以上。愈高愈清。則爲神靈之所居。三光之所懸。蓋天積氣耳。非若形質而有拘礙。但愈高則愈遠耳。若曰自地至天。凡若干里。僕不信也。

詩史十八九三字出丙吉傳

杜工部送重表姪王珣評事詩云。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又云。次問最少年。虬鬚十八九。然十八九三字。乃出於丙吉傳。云武帝曾孫在掖庭外家者。至今十八九矣。其語蓋出於此。始信老杜用事。若出天成。其大略如此。今特舉此一篇。

少府

縣尉呼爲少府者。古官名也。漢百官表云。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則奉養天子。名曰禁錢。自別爲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以亞大司農也。蓋國朝之初。縣多惟令尉。令旣呼明府。故尉呼少府。以亞於縣令。

隱士相見不言

東坡至黃州。邀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東坡曰。豈非以身世爲傳舍相戒乎。因贈以詩。末云。士廉豈識桃椎妙。妄意稱量未必然。此蓋用朱桃椎故事也。高士廉備禮請見。與之語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州遂大治。東坡用事之切當如此。皆取隱士相見不語之。

意也。

中國爲漢

今之夷狄謂中國爲漢者。蓋有說也。西域傳載武帝輪臺詔曰。匈奴縛馬前後足。言秦人我匈若馬。注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故今夷狄謂中國爲漢。亦由是也。

威振西域

鄭吉傳云。威振西域。并護西北道。故號都護。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成於鄭吉。僕以西域傳考之。烏壘距龜茲國三百五十里。而烏壘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於西域爲中。然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而西域五十餘國。咸聽指揮。蓋漢積威之所致也。始信女真以三五胡人守中國一大郡。而人不敢圖者。良有以夫。

沈傳師詩以見志

沈傳師游嶽麓寺詩云。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蓋用嚴助故事也。嚴助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今以傳師傳考之。穆宗時。召入翰林爲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闕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爲湖南觀察使。故傳師於詩以見其志。

富鄭公說大遼用兵利歸臣下與嚴安同意

元城先生曰。某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嘗一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自言。少年時與其父並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受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爲計。非爲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歎其言。以爲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爲然。

懶真子卷之二

仁宗禪學

仁宗皇帝道德如古帝王。然禪學亦自高遠。僕遊河育玉山。見皇祐中所賜大覺禪師懷璉御書五十三卷。而偈頌極多。內有一頌留懷璉住京師云。虛空本無礙。智解來作祟。山卽如如體。不落偏中位。又有一頌。後作一圓相。下注兩行云。道著喪身失命。道不著瞞肝佛性。仰窺見解。實歷代祖師之上。宜乎身居九重。道超萬物。外則不爲奸邪所蔽。內則不爲聲色所惑。而享永年。推其緒餘。燕及天下。昆蟲草木。咸受上賜。故宸奎閣記云。古今通佛法者。一人而已。至哉言乎。

本朝宰相銜帶譯經潤文使

本朝宰相銜帶譯經潤文使。蓋本於唐也。顯慶元年正月。玄奘法師在大慈恩寺。翻譯西天所得梵本經論。時有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問古來譯儀式如何。師答云。苻堅時曇摩瞿譯。中書侍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時菩提留支譯。侍中崔光執筆。貞觀中波羅頗那譯。左僕射房玄齡。趙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瑒等監閱。今獨無此。正月壬辰。敕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旣新傳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尙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尙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爲看閱。有不穩當處。卽隨事潤色之。右出藏

經三藏法師傳

修養

關中隱士駱耕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欲。冬至宜禁嗜欲。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欲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大損人耳。僕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爲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作詩換骨法

舊說載王禹玉久在翰苑。曾有詩云。晨光未動曉驂催。又向壇頭飲社盃。自笑治髻終不是。明年強健更重來。或曰。古人之詩。有此意乎。僕曰。白樂天爲忠州刺史。九日題塗溪云。蕃草席鋪楓岸葉。竹枝歌送菊花盃。明年尙作南賓守。或值重陽更一來。亦此意也。但古人作詩。必有所擬。謂之神仙換骨法。然非深於此道者。亦不能也。

六一先生作事寓意

六一先生作事。皆寓深意。公生於景德之四年。至慶曆五年。坐言者論張氏事。責知滁州。時方年三十九耳。未及強仕之年。已有醉翁之號。其意深矣。後韓魏公同在政府。六一長魏公一歲。魏公諸事頗從之。至議推尊濮安懿王。同朝俱攻六一。故六一遺令托魏公作墓志。墓志中盛言初議推尊時。乃政府熟議其

入文字。欲令魏公承當此事。以破後世之惑耳。或云。張氏事雖下六一千輩人。猶且不爲。至若推尊。則遼忘前朝盛德。而大違典禮。故諸公攻之。不少貸也。然六一深以此事爲然。故於五代史義兒傳。極致意焉。噫。人心不同。猶其面也。此言得之。

溫公不受遺酒

溫公熙寧元豐間。嘗往來於陝洛之間。從者財三兩人。跨驢道上。人不知其爲溫公也。每過州縣。不使人知。一日自洛趨陝時。陝守劉仲通諱航。元城先生之父也。知公之來。使人迓之。公已從城外過天陽津矣。劉遽使以酒四樽遺之。公不受。來使告云。若不受。必重得罪。公不得已。受兩壺。行三十里。至張店鎮。乃古傅巖故地。於鎮官處借人復還之。後人因於陝之使宅建四公堂。謂召公。傅公。姚公。溫公。此四公者。皆陝中故事也。唐姚中令。陝之碣石人。今陝縣道中路旁有姚氏墓碑。徐嶠之書并撰。

送窮文擬逐貧賦

僕少時在高郵學。讀送窮文。至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僕不覺大笑。時同舍王抃彥法問曰。何矧。笑至甚僕曰。豈退之真見鬼乎。彥法曰。此乃觸體之深。嘖蹙類。蓋想當然耳。且古人作文。必有所擬。此擬揚子雲逐貧賦也。僕後以此言問於舅氏張奉議。從聖舅氏曰。不然。規矩方員之至也。若與規矩合。則方員自然同也。若學問至古人。自然與古人同。不必擬也。譬如善射。後矢續前矢。善馬。後足及前足。同一理也。昨日讀韓文。忽憶此語。今三十年矣。撫卷驚歎者久之。

長恨歌

詩人之言爲用固寡。然大有益於世者。若長恨歌是也。明皇太真之事。本有新臺之惡。而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變在深閨人未識。故世人罕知其爲壽王瑁之妃也。春秋爲尊者諱。此歌真得之。

諡法褒貶

諡之曰靈。蓋有二義。諡法曰。德之精明日靈。又曰。亂而不損曰靈。若周靈王衛靈公。是美諡也。若楚靈王漢靈帝。是惡諡也。莊子曰。靈公之爲靈也久矣。此褒之也。漢贊曰。靈帝之爲靈也優哉。此貶之也。故曰此一字兼美惡兩義。

柳氏家法

唐世士大夫崇尙家法。柳氏爲冠。公綽唱之。仲郢和之。其餘名士亦各修整。舊傳柳氏出一婢。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駟僮議價。婢於窗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其家怪問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郎君。豈忍伏事賣絹牙郎也。其標韻如此。想見柳家家法清高。不爲塵垢卑賤。故婢化之。乃至如此。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哀哉。聞之於田亘元邈。

裴休奉佛韓退之毀佛所得相反

僕友王彥法善談名理。嘗謂世人但知韓退之不好佛。乃不知此老深明此意。觀其送高閑上人序云。今

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觀此言語。乃深得歷代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所見處。大勝裴休。且休嘗爲圓覺經序。考其造詣。不及退之遠甚。唐士大夫中。裴休最號爲奉佛。退之最號爲毀佛。兩人所得淺深。乃相反如此。始知循名失實。世間如此者多矣。彥法名。汴高郵人。慕清獻之爲人。卒於布衣。僕今日偶讀圓覺經序。因追書之。

感二鳥賦紀年之訛

退之感二鳥賦云。貞元十五年五月戊辰。愈東歸。又云。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以文集詳考之。是年乃貞元十一年也。今按貞元十一年。退之年二十八。是年三上書宰相。不遇而出關。故曰。自七歲至今二十二年。至十二年七月。從董晉平汴州。至十五年二月。晉薨。退之護喪歸洛陽。半道聞汴州亂。退之既至洛陽。徑走彭城。省視其家。遂復在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幕下。是年五月。作董晉行狀。其後書云。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毫潁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狀。是時退之年三十二。則知作感二鳥賦時。貞元十一年明矣。但後人誤書十五年也。

金鋪

杜牧之華萼樓詩云。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唯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得上金鋪。金鋪。出甘泉賦。云排玉戶而闕金鋪。注云。金鋪。門首也。言風之所至。排門揚鋪。擊鼓鍍鈕。蓋此樓久無人登。而苔蘚生其門上矣。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絲囊可以承露乎。此不可解。

小滿芒種

襄鄧之間多隱君子。僕嘗記陝州夏縣士人樂舉明遠嘗云：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種說者不一。僕因問之。明遠曰：皆謂麥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種曠如種類之種。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僕因記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僕近爲老農始知過五月節則稻不可種。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矣。古人名節之意所以告農候之早晚深矣。

足外無餘地

莊子之言有與人意合者。今輒記之。莊子之言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側足而墊之。致黃泉解之者曰：墊者掘也。地亦大矣。人之所用不過容足。若使側足之外掘至黃泉。則人戰慄不能行矣。僕因從而解之曰：所以然者以足外無餘地也。今有人廉也。而人以爲貪。正也。而人以爲淫。何也。以廉正之外無餘地也。若云伯夷之廉也。柳下惠之正也。則人無不信者。以有餘地也。故曰：君子能爲可信。不能使人之必信也。人若未信。當求之己。不可求之人。

股河

政和中。僕爲鄧州淅川縣令。與順陽主簿張持執權同爲金州考試官畢。同途而歸。至均州界中。宿於臨漢江一寺。寺前水分兩股。行十餘里復合。主僧年六十餘。極善談論。因言股河。主僧曰：不獨江漢如此。天

漢亦復如是。因取天漢圖相示。天漢起於東方經箕尾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南道則經傅說星。天籥星。天弁星。何鼓星。其北道則經龜星。南斗魁星。左旗下至天津而合爲一道。故知股河。天地皆然也。僕曰。凡水之行。前遇堆阜。則左右分流。遂如股之狀。今天漢乃水象。亦有高卑均平之狀乎。其僭笑曰。吾不知也。後有知星者。亦不能答。

亞壻

天下之事。有一可笑者。今輒記之。子路在弟子中。號爲好勇。天下之至剛強人也。而衛彌子瑕者。至以色悅人。天下之至柔弱人也。然同爲友壻。故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夫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夷考其時。正衛靈公之時。何二人賦性之殊也。爾雅曰。兩壻相謂爲亞。注云。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嚴助傳。呼友壻。江北人呼連袂。又呼連襟。

孟郊贈韓退之行軍司馬詩蓋非其時

志士感恩起。變衣非變性。朋友改舊觀。憶僕生新敬。右孟東野贈韓退之爲行軍司馬詩。以傳考之非也。東野卒於元和九年。時退之爲史館修撰。至元和十二年冬。乃以右庶子爲彰義行軍司馬。而東野不及見也。前詩乃退之從董晉入汴州。爲汴州觀察推官時詩也。退之年二十五及第四五年不得官。至貞元十二年。乃爲董相從事。故有舊觀新敬之語。其後爲中書舍人。左遷右庶子。乃爲行軍司馬。位望隆盛久矣。何新敬之說哉。

曹成王碑以柴慎微本爲正

曹成王碑句讀差訛說不可解。又爲人轉易其字。故愈不可解。僕舊得柴慎微善本。今是正之。一本云。觀察使殘虐使將國良戍界。良以武岡叛。柴本作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本無殘字。蓋虐使其將國良往戍界。故良不往。以武岡叛也。又一本云。披安三縣。誅其州。斬僞刺史。柴本誅字作誅。披音昔。靡反。蓋言披剝安州之三縣。故以威名誅懼其州人。使斬其不當爲刺史者。蓋當時刺史李希烈之黨也。

中國月建與印度不同

今之僧尼戒牒云。知月黑白大小。及結解夏之制。皆五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爲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其十二月所建。各以所直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謂之額沙茶月。卽鬼宿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伐拏月。卽柳星名也。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陁月。卽翼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故中國節氣與印度遞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爲小盡。印度以十四日爲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也。然結夏之制。宜如西域記用四月十六日。蓋四月十五日。乃屬道瑟吒月。乃印度四月盡日也。僕因讀藏經。故謾錄出之。

旒人

瀧吏詩云。旒大餅。鬻小。所任自有宜。考工記。埴埴之工陶旒。注云。旒讀如甫。始之甫。鄭玄謂旒讀如放。音

義甫罔切。韻略甫兩切。與防同音。注云。磚埴工。以此考之。則旒者。乃埴埴之工耳。非器也。而退之。乃言旒大餅。髡小者。何也。考工記。旒人爲簋。實一殼。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殼。崇尺。注。殼受斗二升。豆實四升。故云。豆實三而成殼。然則旒人所作器。大者不過能容斗二升。小者不過能容四升耳。考工記前作陶旒。後作旒人。當以後爲正。

石鼓

退之石鼓歌云。鑄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墮螭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或云。此乃退之自況也。淮西之碑。君相獨委退之。故於此見意。此說非也。元和元年。退之自江陵法曹徵爲博士。時有故人在右輔。上言祭酒乞奏朝廷。以十橐駝載十石鼓。安太學。其事不從。後六年。退之爲東都分司郎官。及爲河南令。始爲此詩。歌中備載此事。明甚。後元和十二年春。退之始被命爲淮西碑。前歌乃其職也。又云。日銷月鑠。就埋沒。而淮西碑亦竟磨滅。恐亦讖也。

曹成王碑文用意忠厚

曹成王碑云。王姓李氏。諱舉。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又云。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今按曹王明之母楊氏。乃齊王元吉之妃也。後太宗以明出繼元吉。後此人倫之大惡也。故退之爲國諱。旣言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又云。太支十三。曹於弟季。其言弟季。尤有深意。蓋元吉之變。在於蚤年。及其暮年。乃有曹王。故曰弟季。蓋非東昏奴之比也。前輩用意。皆出忠厚。誠可法哉。

李豸易名鷹

李方叔初名豸。從東坡游。東坡曰：五經中無公名。獨左氏曰：庶有豸乎。乃音直氏切。故後人以爲蟲豸之豸。又周禮置其絃亦音雉。乃牛鼻繩也。獨玉篇有此豸字。非五經不可用。今宜易名曰鷹。方叔遂用之。秦少游見而嘲之曰：昔爲有腳之狐乎。今作無頭之箭乎。豸以況狐。鷹以況箭。方叔倉猝無以答之。終身以爲恨。

鴈塔故事

長安慈恩寺塔。有唐新進士題名。雖妍媸不同。然皆高古。有法度。後人不能及也。宣和初。本路漕柳瑊集而刻之石。亦爲奇玩。然不載鴈塔本末。僕讀藏經。因禮記之。唐玄奘法師貞觀三年八月。往五印度。取經。至十九年正月。復至京師。得如來舍利一百五十粒。梵夾六百五十七部。始居洪福寺翻譯。至二十二年。皇太子治爲文德皇后於宮城南晉昌里建大慈恩寺。寺成。令玄奘居之。永徽二年。師乃於寺造甄浮屠。以藏梵本。恐火災也。所以謂之鴈塔者。用西域故事也。王舍城之中。有僧婆摩堵波。僧婆者。唐言鴈也。率堵波者。唐言塔也。師至王舍城。嘗禮是塔。因問其因緣。云：昔此地有伽藍。依小乘食三淨食。三淨食者。謂鴈也。犢也。鹿也。一日衆僧無食。仰見羣鴈翔飛。輒戲言曰：今日衆僧闕供。摩訶薩埵宜知之。好施謂之薩埵其引前者。應聲而墮。衆僧欲泣。遂依大乘。更不食三淨。乃建塔。以鴈埋其下。故師因此名塔。先是師先翻瑜珈師地論成。進御。太宗製大唐三藏聖教序。時皇太子治又製述三藏聖記。有弘福寺僧懷仁集王右軍字

勒二文於碑。及鴈塔成。褚遂良乃書二帝序記。安二碑於塔上。其後遂爲游人盛集之地。故章八元詩云。七層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卻訝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回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落日鳳城佳氣合。滿城春睡雨濛濛。此詩人所膾炙。然未若少陵之高致也。杜詩人所易見。此更不錄。

錫字出於六經及楚辭

唐人欲作寒食詩。欲押錫字。以無出處。遂不用。殊不知出於六經及楚辭也。周禮小師掌教箏。注云。箏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錫所吹者。管如箏併而吹之。招魂曰。柜巨枚蜜餌。有餛飩些。注云。餛飩。錫也。但戰國時謂之餛飩。至後漢時亦謂之錫耳。

尙書八座

尙書謂之八座。其來久矣。然學者少究其源。或以六曹二丞爲八座。或以六曹二僕爲八座。皆非也。此事載於晉書職官志甚詳。今錄於左。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事。客曹主護駕光胡朝賀事。二千石曹主荃孫按此下有脫簡。再按目錄內尙書八座條下有治性詠魏帝廟。韓文少作宏放。三條治地者以下云。云。卽韓文少作宏放。條文。商氏神海刻併一條。慎。治地者得此序石刻。題云。前鄉貢進士韓愈撰。乃知作此文時。年未三十。故能豪放如此。今按退之年二十五及第。後三試博學宏詞科。皆被黜。故曰四舉於禮。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繼而以鄉貢進士三上書宰相。復不遇。卽出關。時年二十八矣。且以退之

文辭宏放如此而被黜。何哉。蓋唐人之文。皆尙華麗妥貼。而退之乃犖牙如此。宜乎黜額也。

懶真子卷之二

弓用久年

藝祖既平江南，詔以兵器盡納揚州，不得支動，號曰禁庫。方臘作亂，童貫出征，許於逐州軍選練兵仗，既開禁庫，兩方將士望見所貯弓挺直，大喜曰：此良弓也。因出試之，宛然如新。是日弓數千張立盡。噫！自開寶之乙亥，至宣和之辛丑，一百四十七年，而膠漆不脫，可謂異矣。女真犯闕，東南起勤王之師，僕時爲江都丞，帥臣翁彥國令揚州作院造神臂弓，限一月成，皆不可用。當時識者以爲國初之弓，限一年成，而今成於旬日之間，宜乎美惡之相絕也。僕考考工記，然後知弓非一年不可用也。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凡爲弓，冬析箚，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澣，春被弦，則一年之事。鄭氏注云：葦歲乃可用。且三代之時，百工傳氏，孫襲祖業，子受父訓，故其利害如此詳盡。而我藝祖奮起於五代之後，而制作之妙，遠合三代，不亦聖謨之宏遠乎。

安樂窩

洛中邵康節先生術數既高，而心術亦自過人。所居有圭竇，甕牖。圭竇者，牆上鑿門，上銳下方，如圭之狀。甕牖者，以敗甕口安於室之東西，用赤白紙糊之，象日月也。其所居謂之安樂窩。先生以春秋天色溫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游於諸公家。諸公家欲其來，各置安樂窩一所。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

咸遊於門，迎入窩，爭前問勞，且聽先生之言。凡其家婦姑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能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爲分別之，人人皆得其權心。於是酒殺競進，厭飫數日，復游一家，月餘乃歸，非獨見其心術之妙，亦可想見洛中士風之美。聞之於司馬文仲楫。

導官

前漢百官表，少府之屬官，凡五十餘人，有導官掌米穀以奉至尊。然學者多疑導字之義，僕考唐百官志，導官令掌導擇米麥，凡九穀皆隨精麤，差其耗損而供焉。漢導字下從寸，唐導字下從禾。今按韻略，瑞禾一莖六穗，謂之導，恐唐以瑞禾名官也。僕嘗以此問舅氏，笑云：此蓋讀司馬長卿封禪書誤耳。書云：導一莖六穗於庖。注云：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也。後人誤以瑞禾爲導，遂併官名失之，可一笑也。舅氏張文林相茂實，端方不偶，卒於銓曹，於戲。

漢史不載高皇父名

前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上皇無名，母媼無姓。然唐宰相世系表，敘劉氏所出，云：昔士會適秦，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爲劉氏。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沛，生仁，號豐公，生熯，音熯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漢高帝也。噫，高皇之父，漢史不載其名，而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一笑。

韓退之上疏遭貶

唐史韓退之傳，擢監察御史，上疏極諫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此說非也，集中自載御史臺論天灾人饑

狀。故退之寄三學士詩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詣閣門。爲忠甯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麤。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謂言卽施設。乃反遷炎州。以此驗之。其不因宮市明矣。然退之所論。亦一時常事。而遽得罪者。蓋疏中有云。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故執政者惡之。遽遭貶也。旣貶未幾。有八司馬之事。使退之不貶。與劉柳輩俱陷黨中。則終身廢錮。或云。退之豈與柳劉輩同乎。僕曰。退之前詩又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使其不去。未必不落黨中。然則陽山之貶。其天相哉。司空謂杜佑也。宰相年表。十九年二月。佑檢校司空。

絢當作綸

俗諺云。一絢絲能得幾時絡。以諭小人之逐目前之樂也。然絢字當作綸。太玄經務之次五曰。蜘蛛之務。不如蠶一綸之利。綸音七侯反。與絢同音。今以太玄證之。故絢當作綸。

老杜品題不以呼名爲恥

唐時前輩多自重。而後輩亦尊仰前輩。而師事之。此風最爲淳厚。杜工部於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首云。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又云。坐中薛華善醉歌。醉歌自作風格老。直一篇之中。連呼三人之名。想見當世士人一經老杜品題。卽有聲價。故當世願得其品題。不以呼名爲恥也。近世士大夫老幼不復敦篤。雖前輩詩中。亦不敢斥後進之名。而後進亦不復尊仰前輩。可勝歎哉。

飾小說以干縣令

陳待制邦先字應賢。初任差作試官。發解進士程文中犯聖祖諱。衡替問之。曰。因用莊子飾小說以干縣令。而疏云。縣字古懸字。多不著心。縣高也。謂求高名令聞也。然僕以上下文考之。揭竿累以守鯢鮓。其於得大魚亦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蓋揭竿累以譬飾小說也。守鯢鮓以譬干縣令也。彼成玄英膚淺。不知莊子之時。已有縣令。故爲是說。史記莊子列傳。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史記年表。秦孝公十二年。并諸小鄉聚爲大縣。縣一令。是年乃梁惠王之二十二年也。且周嘗往來於楚魏之間。所謂監河侯。乃西河上一縣令也。時但以侯稱之耳。而疏乃以爲魏文侯。不知與惠王之時。相去遠矣。且監河侯云。我得邑令。是以知爲縣令也。若晉申公巫臣爲邢大夫。而其子稱邢侯之類是也。

唐以字畫取士

唐人字畫。見於經幢碑刻文字者。其楷法往往多造精妙。非今日所能及。蓋唐世以此取士。吏部以此爲選官之法。故世競學之。遂至於妙。唐選舉志云。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逾美。四曰判文理優長。或曰。此敝政也。豈可以字畫取人乎。難之者曰。今之士人於此狀貌奇偉。言辭辨博。判斷公事。旣極優長。而更加以字畫逾美。有歐虞褚薛顏柳之法。士大夫能全此美者。亦自難得。況銓選之間乎。聞之者皆服。

賦桐始華。依次用韻。滿場曳白罷舉。

天聖中鄧州秋舉。舊例主文到縣。鄉中長上率後輩見主文。是年主文乃唐州一職官。年老鬚髮皓然。既贊見有輕薄後生前曰。舉人所係甚大。願先生無渴睡。既引試。賦桐始華。以姑洗之。月桐始華矣。依次用韻。滿場閉筆不下。乃復至簾前啓曰。前日無狀。後進輒以妄言。仰瀆先生。果蒙以難韻見困。願易之。主文曰。老人渴睡。不能卒易。可來日再見訪。諸生諾而退。是夜主文遂遯去。申運司云。鄧州滿場曳白。是年遂罷舉。聞之於南陽老儒李億。億又云。昔時監司極少。又士人多自重。不肯妄求。故多老於選調。

印文足以之字

今印文榜頭有之字者。蓋其來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色尙黃。數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僕仕於陝洛之間。多見古印。於蒲氏見廷尉之印章。於司馬氏見軍曲侯丞印。此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後世不然。印文榜額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之字本意。

陶潛五子異母

五柳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又云。況共父之人。則知五子非一母。或云。以五柳之清高。恐無庶出。但前後嫡母耳。僕以責子詩考之。正自不然。詩云。白髮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盃中物。且雍端二子皆年十三。則其庶出可知也。噫。先生清德如此。而乃有如夫人。亦

可一笑。

邵康節筮牡丹數盡

富鄭公留守西京日。因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楚建中劉几邵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欄凡數百本。座客曰。此花有數乎。且請先生筮之。既畢。曰。凡若干朵。使人數之。如先生言。又問曰。此花幾時開。盡請再筮之。先生再三揲著。坐客固已疑之。先生沈吟良久曰。此花命盡來日午時。坐客皆不答。溫公神色尤不佳。但仰視屋。鄭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坐客曰諾。次日食罷。花尙無恙。泊烹茶之際。忽然羣馬廢中逸出。與坐客馬相蹄。齧奔出花叢中。既定。花盡毀折矣。於是洛中愈伏先生之言。先生家有傳易堂。著皇極經世集行於世。然先生自得之妙。世不可傳矣。聞之於司馬文季朴。

盧杞愧見父祖及子

元城先生嘗言。異哉盧杞之爲人也。不獨愧見父祖。又且愧見其子也。盧氏唐甲族也。而懷慎一派爲盛。懷慎以清德相。玄宗號爲名相。而生東都留臺。弈罵祿山被害。在忠義傳。弈生杞。相德宗。敗亂天下。在姦臣傳。杞生元輔。元輔傳云。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劇任。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亦附忠義傳。故曰。杞不獨愧見其父祖。又且愧見其子也。元城先生劉待制安世字器之云。

遊青龍寺詩形容柿熟之狀

葭灰秋吹季月管。日出卯南暉景短。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萬株紅葉滿。光華閃壁見神鬼。赫赫炎官張

火傘。然雲燒樹大寶駢。金烏下啄。頰虬卵。魂翻眼暈。忘處所。赤氣冲融。無閒斷。有如流傳上古時。九龍照燭。乾坤旱。右韓退之遊青龍寺詩。僕舊讀此詩。以爲此言乃諭畫壁之狀。後見長安志云。青龍寺有柿萬株。此蓋言柿熟之狀。火傘。頰虬卵。赤氣冲融。九龍照燭。皆其似也。青龍寺在長安城中。白樂天新昌新居詩云。丹鳳樓當後。青龍寺在前。以此可知長安諸寺多柿。故鄭虔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取之學書。僕仕於關陝。行村落間。常見柿連數里。欲作一詩。竟不能奇。每嗟火傘等語。誠爲善喻。

湯餅

東坡詩云。剩欲去爲湯餅客。卻愁錯寫弄饜書。弄饜乃李林甫事。湯餅人皆以爲明皇王后故事。非也。劉禹錫贈進士張盥詩。憶爾懸弧日。余爲座上賓。舉筯食湯餅。祝辭天麒麟。東坡正用此詩。故謂之湯餅客也。必食湯餅者。則世所謂長命麵者也。

阿堵

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古所謂阿堵者。乃今所謂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邊牀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卻錢。但云去卻兀底爾。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蓋當時以手指眼。謂在兀底中爾。後人遂以錢爲阿堵物。眼爲阿堵中。皆非是。蓋此兩堵同一意也。然去有兩音。一丘據反。乃去來之去也。世常從此音非也。當作口舉反。韻略云。撤也。然此義亦非也。蘇武掘野鼠。去少實而食之。乃鼠所藏者也。蓋衍之意。以謂此錢不當置於此。當屏藏之於他處也。

夢爲執政

蔡忠懷確持正。少年嘗夢爲執政。仍有人告之曰。俟汝父作狀元時。汝爲執政也。持正覺而笑曰。鬼物乃相戲乎。吾父老矣。方致仕閑居。乃云作狀元。何也。後持正果作執政。一日侍殿上。聽唱進士第。狀元乃黃裳也。持正不覺失驚。且歎夢之可信也。持正父名黃裳。乃泉州人。清正恬退。以故老於銓曹。常爲建陽令。及替囊無建陽一物。至今父老能道之。最後以贊善大夫爲鎮安軍節度推官。鎮安。陳州也。官滿。貧不能歸。故忠懷遂爲陳州人。此聞之於忠懷之孫。譚子正。僕問子正爲幕職。而帶贊善大夫。何也。子正云。此祖宗時官制。蓋以久次而得之。自不可解。

關外侯印

僕仕於關中。嘗見一方寸古印。印文云關外侯印。其字作古隸。氣象頗類受禪碑。僕意必漢末時物也。然疑只聞有關內侯。不聞有關外侯。後於魏志見之。建安二十三年。始置名位侯十二級。以賞軍功。關外侯乃其一也。注云。今之虛封。蓋始於此。

左傳以八字爲一句讀

揚州檢法寇中大庠。河朔人也。好爲大言。以屈坐人。一日於客次中問坐客云。左傳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唇蛤。弗加於海。注云。賈如在山海不加貴。何也。庠乃以此八字平分作兩句。故坐客卒然不能答。庠意氣甚自得。時僕爲江都丞。獨後至。見諸人默然。庠復舉前語問僕。僕笑曰。此乃一句。何爲分作兩句也。

庠笑曰。果然謾不得。蓋晏子之意。以謂陳氏施私恩。以收人心。故低價以授與民。是以山木魚鹽之類。雖在齊國。如在渤海之中。不加貴也。賈讀如價。非商賈之賈。

客旅獻酬

今之同席者。皆謂之客。非也。古席面謂之客。列坐謂之旅。主謂之獻。客謂之酬。故宋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注云。客一坐所尊也。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旣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注云。獻酬禮畢而通行爲旅。然則古者主先獻。客復酬之。然後同席皆飲。不如今之時。不待獻酬。而同席皆飲也。

韓退之上書

韓退之上宰相書云。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宅。其可懷。僕嘗怪貞元七年。兵部侍郎陸贄知禮部貢舉。退之是時及第。八年四月。贄拜相。而退之以宰相門生。連三年試於吏部而不得。何也。十年十二月。贄罷爲太子賓客。十一年。退之於正月二月三月。連三上書於賈耽。輦不亦疎乎。祇取辱耳。後世之士。可以爲戒。

進士得人之盛

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蓋有一榜有幸相數人者。古無有也。太平五年。蘇易簡下李沆。何敏中。寇準。王旦。咸平五年。王曾下王隨。章得象。淳化三年。孫何下丁謂。王欽若。張士遜。慶曆三年。楊真

下王珪韓絳王安石呂公著韓縝蘇頌元豐八年焦蹈下白時中鄭居中劉正夫其餘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之明效大驗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進士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則失之矣。唐開元以前未嘗尚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雜出他塗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見矣。

閻浮提雨

佛果禪師川勲極善談禪。纒纒可聽。嘗云。閻浮提雨清淨水。具諸天相。方時大旱。時雨忽降。莫知其價。此兜率天上雨摩尼也。方欲收禾。霖雨不止。實害人命。此阿修羅中雨兵仗也。甘雨得時。人皆飽足。此護世城中雨美饈也。但名不同。其實一也。坐客云。經中所言。皆譬喻也。豈有雨寶珠等事乎。僕曰。不然。雨金雨血雨土。皆班班載於前史。何況六合外事。其有無不可懸料也。坐客咸以爲然。其上因緣出華嚴經第十五卷。

星名音誤

二十八宿。今韻略所呼。與世俗所呼。往往不同。韻略宿音綉。亢音剛。氐音低。觜音訾。皆非也。何以言之。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意。今乃音綉。此何理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有高亢之義。今乃音剛。非也。爾雅。天根。氐也。注云。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其義如周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上邸之邸。音低。誤矣。西方白虎。而參觜爲虎首。故有觜之義。音

嘗誤矣。彼韻略不知，但欲異於俗，不知害於義也。學者當知其字呼之。

賜酺

國初號令，猶有漢唐之遺風。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三日，天書降大赦，改元東都，賜酺五日。天下賜酺三日。此蓋漢遺事也。漢律三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故漢以賜酺爲惠澤，令得羣飲酒也。酺音蒲。注云：王德布於天下，而令聚飲食爲酺。或問賜酺起於漢乎？僕對曰：趙世家載武靈王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則自戰國時已如此矣。

白骨觀

祥符詔書，聖祖殿有石刻。荃孫按以上十字疑屬上條。吾祖僕射忠肅公亮，知荆南府，日常苦嗣續寡少，因聞玉泉山頂有道人卓庵其上，號白骨觀。道人年八十矣，宴坐庵中，常想自身表裏洞達，惟見白骨，以觀他人，亦復如是。如此五十年矣。忠肅因使人問訊，亦不答。贈遺亦不受。頻頻如此，亦略受之。繼而入山訪之。道人亦喜，因請出山，暫至府第，延之正寢安下。經月乃歸。一日，忠肅夢道人挾杖徑入正寢，方驚愕間，夢覺且歎訝之。急使人往問訊，曰：昨夕已遷化矣。既毗茶骨有舍利，後遂生給事子山仲甫。兩歲已能跌座，方學語時，但言見人皆是白骨。後至七歲已往，漸漸不見。噫，其性移矣。給事學佛有見處。古君子也。僕以此語長蘆了老，了老云：吾門謂之空門，今作白骨觀，已自墮落。況有人誘引之乎？僕以此言爲然。

噫噴

俗說以人嚏噴爲人說。此蓋古語也。終風之詩曰。寤言不寐。願言則嚏。箋云。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乃古之遺語也。漢藝文志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卷。內嚏耳鳴雜占十六卷。注云。嚏音丁。計反。然則嚏耳鳴。皆有吉凶。今則此術亡矣。

寧馨兒

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作去聲。馨音亨。今南人尙言之。猶言恁地也。宋前廢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此兩寧馨。同爲一意。

正月剛卯

僕仕於關中。於士人王愨君求家。見一古物似玉。長短廣狹。正如中指。上有四字。非篆非隸。上二字乃正月字也。下二字不可認。問之君求云。前漢剛卯字也。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勝春幡。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者同義。

蘭亭序絲竹管絃出張禹傳

蘭亭序在南朝文章中少其倫比。或云。絲卽是絃。竹卽是管。今疊四字。故遺之焉。然此四字。乃出張禹傳云。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始知右軍之言有所本也。且文選中在蘭亭下者多矣。此蓋昭明之誤耳。

神相

蔡忠懷確持正。其父本泉州人。晚年爲陳州幕官。遂不復歸。持正年二十二歲時。家苦貧。衣服稍敝。一日。與郡士人張湜師是同行。張亦貧儒也。俄有道人至。注視持正久之。因謾問曰。先生能相乎。曰然。又問曰。何如。曰。先輩狀貌極似李德裕。持正以爲戲。已。因戲問曰。爲相乎。曰。然。南遷乎。曰。然。復相師是曰。當爲卿監家五十口時。指持正云。公當死矣。道人旣去。二人大笑曰。狂哉道人。以吾二人貧儒。故相戲耳。後持正謫新州。凡五年。一日得師是書云。已爲司農無補。然闔門五十口。居京師食貧。近蒙恩守汝州。持正讀至此。忽憶道人之言。遂不復讀。數日得疾而卒。聞之於忠懷之孫揮子正。

漢郡極大

有客問僕曰。古今太守一也。而漢時太守赫赫如此。何也。僕曰。漢郡極大。又屬吏皆所自除。故其勢炎炎。非後世比。只以會稽郡考之。縣二十六。吳。卽蘇州也。烏傷。卽婺州也。毗陵。卽常州也。山陰。卽越州也。由拳。注云。古之構李。卽秀州也。大末。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明州也。以此考之。卽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爾。宜乎朱賈臣等爲之氣焰赫赫如此也。

召平有三

前漢凡三處載召平。蕭何傳。召平。卽東陵侯也。項羽傳。召平。卽廣陵人也。齊悼惠王傳。齊召平。不知何許人。爲魏勃所紿。至自殺。乃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僕頃在海州。常與任景初陳子直論之。

景初曰。此必非東陵侯。且淮陰侯在蕭何術中。而東陵常爲何畫策。其術高矣。必不爲勃所紿。子直曰。不然。夫爲人畫策則工。若自爲計多拙。故曰。旁觀者審。當局者迷。二人爭論不已。僕從旁解之曰。謂之非東陵侯。旣無所據。必爲東陵侯。恐受屈。子直曰。獨廣陵召平。不在論中。何也。僕因大笑曰。僕廣陵人也。上不敢望東陵。下不肯爲齊相。況僕平生處己。常在於才與不才之間。宜乎不在論中也。子直由此號余爲廣陵召平。

胡人兩馬

僕自南渡以來。始信前人言之可信也。蓋胡人長於騎射。其所以取勝。獨以馬耳。故一胡人有兩馬。此古法也。北征詩云。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是知一胡人兩馬也。中國若不修馬政。豈能勝之。蓋用兵之法。弓馬必有副。詩云。交韞二弓。備毀折也。與兩馬同意。

甘露謀疎

元城先生與僕論唐十一族事。先生曰。甘露之事。蓋亦疎矣。考其時。乃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時李訓謀以甘露降於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耳。十一月末。豈甘露降之時耶。其謀之疎。想見大抵色色如此。吾意宦官知此謀久矣。故不可得而殺也。且天下之事。有大於死者乎。凡可以救死者。無不爲也。若當時卽貶黜之。其禍未必至此。今乃以死逼人。而疎略如此。宜其敗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聖人之言信矣。

懶真子卷之四

孔子妃姓

章聖皇帝東封禮成。幸曲阜縣。謁先聖廟。時丁晉公扈從。前一日與同輩兩三人先馳至廟。省視饌具。因入後殿。乃孔子妃也。問於孔氏之族。孔子之妃何姓。延祐延渥同對曰。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開官氏女。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而卒。時孔子七十矣。次日上至妃殿。亦問其姓。衆人未及對。晉公以延祐之言對。上曰。出何典據。晉公錯愕不及答。延祐徐前曰。出孔子家語。時扈從者皆以此事爲恥。聞之於舒州下寨老儒俞汝平。

杜牧之詩寓意

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右杜牧之自尙書郎出爲郡守之作。其意深矣。蓋樂遊原者。漢宣帝之寢廟在焉。昭陵卽唐太宗之陵也。牧之之意。蓋自傷不遇宣帝太宗之時。而遠爲郡守也。藉使意不出此。以景趣爲意。亦自不凡。況感寓之深乎。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與朝謁同

元城先生與僕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爲早。

蓋以刑驅其後也。今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爾。若士人畏犯義如犯刑，則今人可爲古人矣。僕聞其言，至今愧之。

名字無中字

余中行老，朱服行中，邵剛剛中，葉唐懿中美，何執中伯通，王漢之彥昭，彥昭常於期集處，自歎曰：某獨不幸，名字無中字，故爲第六行老，應之曰：只爲聖不中，時以爲名答。

改名欽命

揚翟淵上丈人陳恬叔易，一日忽改名欽命，或者疑之，曰：豈非欽若王之休命，而有仕宦之意乎？叔易曰：不然，吾正以時人不畏天，故欲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詩嘲舉遺逸

建中間，京西都運宋喬年，以遺逸舉授文林郎，李方叔以詩嘲之，曰：文林換卻山林興，誰道山人索價高。晁以道嘲之，曰：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今朝老子成長笑，六六峯前只一家。聞之於王元道敦古。

道士前知進士榜科甲

淳化二年，均州武當山道士鄧若拙善出神，嘗至一處，見二仙官議曰：來春進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極低如何，一人曰：高下不可易也，獨科甲可易耳，不若以第二甲爲第一甲，道士旣覺，與其徒言之，明年

唱名。上意適有宮中之喜。因謂近臣曰：第一甲多放幾人。言止卽止。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是年孫何榜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謂第四人。王欽若第十一人。張士遜第二百六十人。後士遜三人入相。致仕歸鄉。遊武當山。若拙弟子常爲公言之。僕爲鄆州浙川令。日聞之於鄆鄉士人劉可道。

太玄經每首列二十八宿

僕嘗問元城先生。先儒註太玄經。每首之下。必列二十八宿。何也。先生曰：周天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太玄經凡七百二十九贊。乃此數也。僕曰：七百二十九贊。分而爲二。合三百六十四度。有半而不相應。何也。先生曰：楊氏之意。以謂其半不可合也。故有躋贊羸贊。以應周天之數。漢之正統。以象歲也。莽之僭竊。乃閏位也。故先儒於躋贊羸贊之下。注以爲水火之閏。而王莽傳贊。所稱餘分閏位者。蓋謂是噫。子雲之數深矣。

同年小錄小名小字

同年小錄載小名小字。或問有故事乎。或曰：始於司馬犬子。僕曰：不然。離騷經曰：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字予曰靈均。且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字小名也。所謂皇者。三閭稱其父也。後人遂以皇覽爲進御之書。誤矣。

外戚成敗

唐外戚傳云。外家之成敗。視主德之何如耳。至哉此言也。明皇之寵太真極矣。故有馬嵬之事。故老子云。甚愛必大費。孟子云。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惟老杜於此事。殊爲得體。詩云。不聞商周衰。中自誅褒妲。謂若此事。自出於明皇之意。與夫君王掩面救不得。相去遠矣。

何鼓

僕友司馬文季朴極知星。嘗云。前漢天文志。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左星。右右將。此說非也。且何鼓乃牽牛也。今分爲二。則失之矣。爾雅云。何鼓謂之牽牛。注云。今荆楚人呼牽牛爲擔鼓。擔者。荷也。蓋此星狀如鼓。左右兩星。若擔鼓之狀。故謂之何鼓。何者。如何天之休之何。人但見何鼓在天漢之間。故易爲河。非也。

王摩詰畫先聖像

僕爲夏縣令。寄居司馬文季家。出藏先聖畫像示僕。傳云。王摩詰筆也。僕因令善工摹之。眼中神彩。殊不相類。使人意不滿。畫像上長下短。其背微偻。以傳考之。想當然爾。莊子載老萊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偻而後耳。視若營四海。注云。長上而促下耳。卻近後而上。偻。謂背微曲也。然此皆可畫。若夫視若營四海。乃聖人憂天下之容。非摩詰不能作。

藥以所用爲主

關中名醫駱耕耕道曰。莊子之言。有與孫真人醫方相合者。五苓散。五味而以木猪苓爲主。故曰五苓。莊

子之言曰。藥也。其實薑也。桔梗也。雞臙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郭注云。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故此數種。若當其時而用之。則爲主。故曰。是時爲帝者也。疏云。藥無貴賤。愈病則良。斯得之矣。故藥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且如治風。則以薑爲君。薑。烏頭也。去水。則豕零爲君。豕零。水猪零也。他皆類此。彼俗醫。乃以本草所錄上品藥爲君。中品藥爲臣。下品藥爲佐使。可一笑也。

白樂天詩

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琴應不暇。憶添黃犬定難追。麒麟作脯龍爲醢。何似泥中曳尾龜。右白樂天遊玉泉寺詩。李訓鄭注初用事。公知其必敗。輒自刑部侍郎乞分司而歸。時宰相王涯好琴。舒元與好獵。故及之。而曳尾龜。所以自喻也。龍醢事見左氏。麟脯事見列仙傳。

晉史託名御撰

晉史乃唐時文士所爲。但託之御撰耳。天文志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以民爲人。且太宗不應自避其名。又洛書乾曜度。以乾爲甄。則太宗又不應爲太子承乾避名也。以此足見乃當時臣下所爲爾。臣下之文。駕其名於人主。已爲失矣。而人主傲然受之而不辭。兩皆失矣。

宰執嘗知所處

僕之故友柴慎微嘗云。開元元年。宰相七人。五人出太平公主門下。謂岑羲、竇懷真、蕭至忠、崔湜、陸象先。

也。二人明皇自用，謂張說、郭元振也。且象先賢者也，何爲預五人之列。按象先傳，太平公主欲相崔湜，湜力薦象先於主，故遂相之。噫，象先何爲交結崔湜也。開元元年七月，太平公主旣敗，而宰相出門下者，如岑羲等四人皆被誅，獨象先免，使其不幸與四人者皆死，豈不痛哉。然則士大夫之所處，宜以此爲戒。

烏鬼魚蔬

老杜遣悶詩云：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所說不同，筆談以爲鸕鶿能捕黃魚，非也。黃魚極大，至數百斤，小者亦數十斤。故杜詩云：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又有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占水族，風俗當園蔬。蓋言魚大小之不同也。僕親見一峽中士人夏侯節立，夫言烏鬼，豬也。峽中人家多事鬼，家養一豬，非祭鬼不用。故於豬羣中特呼烏鬼以別之。此言良是。僕又見浙人呼海錯爲蝦菜，每食不可闕，始悟風俗當園蔬之意。

張延年之疑

始元五年春正月，夏陽男子張延年，詣北闕自稱衛太子，然雋不疑傳云：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且廷尉逮召鄉里識之者張宗祿等，則人識之者多矣。不應如此差舛。然若以紀傳不相照，誤立兩姓名，則不疑傳末又云：一姓張名延年，則是當時廷尉驗問之時，一人已有兩姓名矣。則是非未可定也。故史家於此微見其意，初不疑縛送詔獄之時，已自云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天子與大將軍聞而嘉之，史者著此語，亦欲後人推原其意耳。

園妾

漢時送葬之禮極厚。武帝之葬，昭帝幼弱，霍光不學，取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以後宮守園陵，於是園妾自此始矣。後世因之，遂不復變。白樂天有園陵妾詩，讀者傷之。

觚稜

今之闕角謂之觚稜。蓋取其有四稜也。僕友柴慎微云：觚，酒器也，可容二升，腹與足皆有四稜。漢宮闕取其制以爲角隅安獸處也。故曰上觚稜而棲金爵，爵觚皆酒器名。其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爲圓。故漢書曰：破觚爲圓。

四宿爲朱鳥之象

南方朱鳥，未爲鶉首，午爲鶉火，巳爲鶉尾。蓋天道左旋，二十八宿右轉，而朱鳥之首在西，故先曰未，次曰午，卒曰巳也。然南方七宿之中，四宿爲朱鳥之象。漢天文志：柳爲鳥喙，星爲鳥頸，張爲鳥喙，翼爲鳥翼，或問朱鳥而獨取於鶉，何也？僕對曰：朱鳥之象止於翼宿，而不言尾，有似於鶉，故以名之。然謂之鶉尾者，嘗聞元城先生曰：蓋以翼爲尾云。故甘氏星經云：鳥之鬪，竦其尾，鶉之鬪，竦其翼，以此知之。

春秋省文

柴慎微言：春秋載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其爲簡冊無幾耳，故多從省文。後世妄行穿鑿，故其說不勝繁蕪。且如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氏曰：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

人也。殊不知乃經之省文也。經中若此書者多矣。宣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意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二十四年。婁至自晉。皆省文也。譬之水性本清。塵泥汨之則濁也。若復去之。則水性明矣。今讀春秋者。但不爲諸家所汨。則聖人之意見矣。

陶舍陶青封侯

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綿遠。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天集有漢。眷予愍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邁。顯茲武功。書誓山河。啓土開封。今按漢書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以右司馬從漢破代封侯。昔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所謂書誓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齊魯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源。鬱鬱洪柯。羣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因隆窳。此蓋謂陶青也。今按漢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漢百官表。孝景二年六月。丞相嘉薨。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爲丞相。七年六月乙巳。丞相青免。太尉周亞夫爲丞相。所謂羣川衆條。以喻枝派之分散也。語默隆窳。以言自陶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侃傳不載世家。獨以此見之。後世累經亂離。譜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於世。惜哉。

行李

亳州祁家極收本朝前輩書帖。僕嘗見其家所收孫宣公爽書尺。有云行李鼎來。蓋古之行李。乃今之行使也。魯僖公之三十年。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注云。行李。使人也。魯襄公之八年。鄭及楚平。晉責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於寡君。注云。一个。獨使也。行李。行人也。然古之李字。從山下人。人下子作岑。後人乃轉作李也。一个行李。謂之一个行使。今人以行李爲隨行之物。失之遠矣。

涑水先生

司馬溫公祖塋。在陝府夏縣之西二十四里。地名鳴條山。有墳寺曰餘慶。山下卽溫公之祖居也。僕爲夏縣令日。屢至其處。又十里許。有涑水。故溫公號涑水先生。鳴條山卽湯與桀戰之地。去解州安邑縣五十里。乃桀之都也。呂相絕秦書曰。伐我涑川。得我王官。以此見秦晉兩國境上二邑也。涑川。卽涑水也。王官屬今河中府虞鄉縣。唐末司空表聖隱於王官谷。有天柱峯。休休亭。乃一絕境也。

韓退之貞元十一年上書

韓退之。三上宰相書。但著月日。而無年。今按李漢云。公生於大曆戊申。而退之書云。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大曆三年戊申。至貞元十一年乙亥。退之時年二十八。以宰相年表考之。是年宰相。乃賈耽。盧邁。趙憬也。但不知退之所上爲何人耳。且以前鄉貢進士上書。而文格大與當時不同。非賢相不能舉也。豈耽輩所能識哉。

薜荔

今之士人簡尺中。或以薜荔字易邂逅字。非也。離騷經云。製芰荷以爲衣兮。王逸注云。芰。蔕也。秦人曰薜荔。薜音皆。荔音苟。僕仕於關陝之間。不聞此呼。正恐王逸別有義耳。後又讀爾雅薜荔。英光。注云。英。明也。或云蔕也。關西謂之薜荔。以僕所見英光者。卽今之草決明也。其葉初出。可以爲茹。其子可以治目疾。蓋謂可以解去垢穢。或恐以此得名。又爾雅云。蔕。蔕。據注云。蔕也。今水中芰。然則蔕自有正名。不謂之薜荔明矣。或曰。然則王逸郭璞皆誤乎。僕曰。古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郭璞多引用離騷注。故承王逸之疑。而多出此注。所以廣異聞也。學者幸再考之。

夢詩言列宿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挈攜陔維口。瀾翻百二十刻須臾間。右退之記夢詩。殊爲難解。僕嘗考之。此乃言二十八宿之分野也。爾雅曰。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又曰。天根。氐也。注云。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姬嘗之口。營室東壁也。注云。營室。東壁星。四方似口。故以名之。所謂百二十刻者。蓋渾天儀之法。二十八宿從右逆行。經十二辰之舍次。每辰十二刻。故云百二十刻。所謂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者。只上所謂哦字也。退之欲神其事故隱其語。

王黍離在邯鄲衛之後

元城先生與僕論十五國風次序。僕曰。王黍離在邯鄲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先生曰。非諸侯也。

蓋存二代之後也。周既滅商，分其畿內爲三國，卽邾、鄆、衛是也。自紂城以北謂之邾，南謂之鄆，東謂之衛。故邾以封紂子武庚也。鄆，管叔居之；衛，蔡叔居之。以監商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故邾詩十九篇，鄆詩十篇，衛詩十篇，共三十九篇，皆衛詩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於王黍離上，且列爲三國，而獨不謂之衛，其意深矣。以毛鄭不出此意，故備載之。

鯉魚化龍

鄱陽湖水連南康軍江一帶，至冬深水落，魚盡入深潭中。土人集船二百艘，以竹竿攪潭中，以金鼓振動之。候魚驚出，卽入大網中，多不能脫。惟大赤鯉魚最能躍出，至高丈餘，後入他網中，則不能復躍矣。蓋不能三躍也。故禹門化龍者，是大赤鯉魚。他魚不能也。杜子美觀打魚歌云：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鰓鰓色勝銀。漁人漾舟沈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卻去，赤鯉騰出如有神。僕親見捕魚，故知此詩之工。

羅敷作羅紉

亳州士人邴家，多收本朝前輩書帖。內有李西臺所書小詞中，羅敷作羅紉，初亦疑之。後讀漢書，昌邑王賀妻十六人，生十一人男，十一人女。其妻中一人嚴羅紉。紉音敷，乃執金吾嚴延年長孫之女。羅紉生女曰持轡，乃十一中一人也。蓋採桑女之名偶同耳。

中國戰多用弩

自古中國與夷狄戰。多用弩。朝錯上疏曰。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平城之歌曰。不能控弩。李陵以連弩射單于。馬隆用弩陣取涼州。蓋中國各用所長。夫騎射。夷狄所長也。弩車。中國所長也。蓋車能作陣。而騎不可突。弩能遠而入深。可以勝弓。且得其矢。而夷狄不可用。近世獨不用弩。當講求之。

春秋五傳

孝經序云。魯史春秋。學開五傳。韓退之云。春秋五傳。束高閣。然今獨有三家。今按前漢藝文志序云。春秋分爲五注。云。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而鄒氏夾氏。有錄無書。乃知二氏得有名爾。王陽傳稱能爲鄒氏春秋。何也。豈非至後漢之初。此書亦亡乎。故曰。有錄無書。前漢鄒騶同音通用。

韓門弟子

韓退之列傳云。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以僕觀之。郊籍非輩行也。東野乃退之朋友。張籍乃退之爲汴宋觀察。推官日所解進士也。而李翱皇甫湜。則從退之學問者也。故詩云。東野窺禹穴。李翱觀濤江。又云。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羣。故於東野則稱字。而於羣弟子則稱名。若孔子稱蘧伯玉子產回也。由也之類。而唐史乃使東野與羣弟子同附於退之傳之後。而世人不知。遂皆稱爲韓門弟子。誤矣。

嶧山碑

老杜贈李潮八分歌云。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尙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嶧山之碑至於苦縣光和。人多未詳。王內翰亦不解。按老子。苦縣人也。今爲亳州衛真縣。縣有明道宮。宮中有漢光和年中所立碑。蔡邕所書。僕大觀中爲永城主簿。日緣檄到縣得見之。字畫勁拔。真奇筆也。且杜工部時已非嶧山真筆。況於今乎。然今所傳摹本亦自奇絕。想見真刻奇偉哉。

程伯休甫劉伯貢父劉中原父

涑水先生一私印。曰程伯休甫之後。蓋出於司馬遷傳曰。重黎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字。而爲司馬氏。故涑水引用之。且伯休甫者。其字也。古字一字多矣。如爰絲房喬顏籀之類。三字無之。獨本朝有劉伯貢父劉中原父。或云二人本字貢甫原甫。以犯高魯王諱。故去甫而加伯中。時人因併三字呼之。此說非也。六一先生作原甫墓誌云。公諱斂。字仲原父。姓劉氏。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以此可知。彼但見錢穆甫以避諱。人或呼爲錢穆。或呼爲穆四。遂併二劉失之。誤矣。

箋曹成王碑

曹成王碑。句法嚴古。不可猝解。今取其尤者箋之。大選江州。羣能著直略職。王親教之。搏徒官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五界。必利今釋於此。著職者。各安守其職也。搏力者。結集其力也。勾卒者。互相勾連也。羸越之法。羸當爲羸。謂秦商君越句踐教兵之法。曹誅五界者。曹朋曹也。若有罪。則凡與之爲朋曹者咸誅之。

五、什五也。凡有所獲，則分而畀其什五之兵也。蓋利害相及，則戰不敢潰，而居不敢盜。此乃句卒羸越之法。或曰：羸謂衰羸也。越謂超越也。凡戰，罰其衰羸，賞其超越也。然無句卒之義，當從前說。

杜工部蜀道畫圖諷詠

日臨公館靜，畫滿地圖雄。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興與煙霞會，清罇幸不空。右杜工部嚴武廳詠蜀道畫圖。是時武跋扈，微有割據之意。故甫於詩諷之。云山不斷，水相通，以言蜀道不可割據也。幕下有益於東道者如此。

紇音恨發反

魯臧武仲名紇。孔子之父鄺人紇，乃叔梁紇也。皆音恨發反。而世人多呼爲核。有一小說，唐蕭穎士輕薄，有同人誤呼武仲名，因曰汝紇字也不識，或以爲瞎字也不識，誤矣。

梁孝王墓

亳州永城縣之七十里，有芒碭山。山有巖曰紫氣，此蓋高帝避難所也。復有梁孝王墓。僕嘗與宿州知錄邵渡同遊，入隧道中，百餘步，至皇堂，如五間七架屋，許大。周迴有石閣子十許，上鑄作內臣宮女狀。中又大石柱四，所以懸棺。棺今不復見矣。入時必用油圈以爲燭，其中盛夏極涼，如暮秋時。山下有居民數百家，今謂之保安鎮。蓋當時守塚之遺種也。土人呼墓爲梁王避暑宮。故老云：前數十年時，有人入其中，常得黃金而出，今不復有矣。孝王傳云：未死，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府藏餘黃金尙四十餘萬斤。他財

物稱是。想見當時送葬之物厚矣。魏武帝置發塚中郎。摸金校尉。如此塚蓋無不發者。然古人作事奇偉。可驚。非後世比也。

懶真子卷之五

仁宗御書

紹興三年夏六月。明州阿育王山住持淨曇。以宸奎閣所藏仁宗御書。詣行在所獻書。凡五十三軸。字體有三。一曰真書。二曰飛白。三曰梵書。其上二書。世多見之。而梵書亦自奇古。可駭愕也。又有團絹扇三柄。皆仁宗御書。一長柄者三尺許。恐是打扇。用白藤縛柄。而三扇皆以青牋紙爲之。上下承尊制度極草草。今中產之民所恥執也。大哉。仁宗之盛德也。

蒼叢誤呼爲會粹

唐史載鄭虔集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目其書爲蒼叢。老杜哀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詩云。蒼叢何技癢。今按韻略。蒼烏外切。草多貌。如蒼兮蔚兮之蒼。叢。徂味切。小也。如叢爾國之叢。虔自謂其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後人乃誤呼爲會粹。意爲會取其純粹也。失之遠矣。蓋名士目所著書多自貶。若雞肋脞說之類。皆是意也。技癢者。謂人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癢也。老杜以謂虔私撰國史。亦不能自忍爾。叢一音在外切。小也。兩音一意。

風馬牛

楚子問齊師之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注云。馬牛

之風佚。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然注意未甚明白。僕後以此事問元城先生曰。此極易解。乃醜詆之辭。爾齊楚相去南北如此之遠。雖馬牛之病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輒入吾地。何也。僕始悟其說。卽書所謂馬牛其風。注云。馬牛其有風佚。此兩風字。同爲一意。

天數消長

僕讀史記。因歎曰。天道遠矣。吁可畏也。秦昭王四十八年。始皇生於邯鄲。年十三卽位。是歲甲寅。然是年豐沛已生。漢高皇帝矣。後十五年己巳。項羽生。三十七年。始皇南巡會稽。時年已二十三矣。其年七月。始皇崩。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沛。時年三十九。項羽起會稽。時年二十四。漢元年。高帝至灞上。時年四十二。十二月。羽繼至。遂殺子嬰而滅秦。高帝在位十二年。五十三而崩。時歲在丙午。噫。消長倚伏。其運密矣。

輯濯丞印章

政和中。僕仕關中。於同官蒲氏家。乃宗孟之後。見漢印。文云。輯濯丞印。印文奇古。非隸非篆。在漢印中最佳。輯濯。乃水衡屬官。輯讀如楫。濯讀如權。蓋船官也。水衡掌上林。上林有船官。而輯濯有令丞。此蓋丞印也。然皆太初元年以前所刻。太初以後。皆五字故也。

魏相不能救蓋寬饒之死

元城先生嘗與僕論魏丞相不能救蓋寬饒之死。今追錄之。神爵二年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有罪。下有司自殺。三年三月丙午。丞相相薨。識者以爲有天道焉。且相嘗謂次公醒而狂。且以字呼之。是必平日朋

友也。平日以狂待之，則宣帝之怒，相必無一言以救之。宣帝初下其書中二千石議也。執金吾議以爲大逆不道，然則中二千石共議以爲大逆不道，獨執金吾一人耳。百官表：神爵三年，南陽太守賢爲執金吾，不知賢者何人也。必醜邪惡正，嘗爲蓋司隸所劾者也。賢不足道也。獨相號爲賢相，又與寬饒彼此皆儒者，平日交友，獨不能爲地，相可責哉。

曾子罪子夏不稱師

禮記載曾子數子夏之罪云：吾昔與汝從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汝罪一也。注云：言其不稱師也。蓋古之君子，言必稱師，示有所授，且不忘本也。故子張一篇載羣弟子之語，而子夏之言十一，而未嘗稱師。曾子之言五，而三稱曰：吾聞諸夫子，則子夏爲曾子所罪，固其宜矣。禮記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蓋曾子稱師，故子春亦稱師也。又知古人注解，各有所本，不若後人妄意穿鑿也。

靖節公田之利

淵明之爲縣令，蓋爲貧爾，非爲酒也。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蓋欲得公田之利，以爲三徑閑居之費用。爾非謂旋創田園也。舊本云：公田之利過足爲潤，後人以其好酒，遂有公田種秫之說。且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此非種秫時也。故凡本傳所載，與歸去來序不同者，當以序爲正。

孟子去齊三宿出晝

高郵老儒黃移忠彥和。僕幼稚嘗師之。嘗謂孟子去齊三宿而出。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後載燕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滯。

不佞

今之書尺稱人之德美。繼之曰不佞。不佞意謂不敢諂佞。非也。左氏昭公二十年。載奮揚之言曰。臣不佞。注云。佞。才也。漢文帝曰。寡人不佞。注云。才也。論語云。不有祝鮀之佞。注亦云。才也。古人佞能通用。故佞訓才。左氏載祝鮀之言行極備。蓋衛之君子也。衛之宋朝姿貌甚美。衛靈公夫人南子通之。孔子之意。蓋謂無祝鮀之才。而有宋朝之容。則取死之道。故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自呼其名

僕友孫亞之。自呼曰雅。朱耆卿自呼曰刑。或問有故事乎。僕曰。孟施舍之養勇也。又曰。舍。豈能爲必勝哉。注曰。施舍自呼其名。但曰舍。蓋其好勇而氣急也。恐起於此。

食蛙

僕任夏縣令。一日會客於蓮塘上。時苦蛙聲。坐中有州官。乃長安人。以微言相戲。妄謂僕南人食此也。僕答曰。此是長安故事。客曰。未聞也。僕取東方朔傳示之。客始伏。武帝欲藉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爲上林苑。朔諫以爲此地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師古曰。鼃卽蛙字。似蝦蟆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

三語掾

僕嘗與陳子直查仲本論將無同。仲本曰：此極易解，謂言至無處皆同也。子直曰：不然。晉人謂將爲初，初無同處，言各異也。僕曰：請以唐時一事證之。霍王元軌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平曰：王無所長，問者不解。平曰：人有所短，則見所長。蓋阮瞻之意，以謂有同則有異，今初無同，何況於異乎？此言爲最妙，故當時謂之三語掾。二子首肯之。

劉厲王塚

揚州天長道中地名甘泉，有大古塚如山，未到三十里已見之。土人呼爲瑠璃王塚。按廣陵王胥，武帝子也，都於廣陵，後至宣帝時坐謀不軌賜死，諡曰厲。後人誤以劉厲爲瑠璃爾。漢制天子諸侯卽位卽立太子起陵塚，故能如此高大。胥雖以罪死，尙葬其中，故胥且死，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旁有居民數十家，地名甘泉，或恐胥僭擬云。

硯字

文房四物見於傳記者，若紙筆墨皆有據。至於硯卽不見之。獨前漢張彭祖少與上同研席書，又薛宣思省吏職，下至筆研皆爲設方略。蓋古無硯字，古人諸事簡易，凡研墨處不必硯，但可研處只爲之爾。矛盾螭龜載於前世，不若今世事事冗長，故只謂之研，不謂之硯。然伍緝之從征記，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乃夫子平生物，非經史不足信。

妙字

荆公字解妙字云。爲少爲女。爲無妄少女。卽不以外傷內者也。人多以此言爲質。殊不知此乃郭象語也。莊子云。綽約若處子。注云。處子不以外傷內。公之言蓋出於此。

兔毫筆

退之以毛穎爲中山人者。蓋出於右軍經云。唯趙國毫中用。蓋趙國平原廣澤無雜木。唯有細草。是以兔肥。肥則毫長而銳。此良筆也。

齊語

孟子云。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又云。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蓋莊嶽乃齊國繁會之地也。孟子在齊久。故知其處。今以左傳考之。可見莊嶽之地。襄公二十八年齊亂。十一月丁亥。慶封伐西門弗克。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於嶽。注云。嶽里名也。哀公六年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以甲入於公宮。國夏高張乘如公。戰於莊。敗。注云。莊六軌之道也。以最繁會。故可令學齊語。若今馬行界身之類。

右相

古以右爲上。且以左相言之。謂非正相。如輔佐之佐耳。左氏傳。薛宰之言。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又齊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蓋伊尹者湯之相也。而仲虺特輔佐伊尹耳。故曰左相。崔杼慶封亦復如此。故漢孝惠時。王陵爲右丞相。王陵旣免。徙平爲右丞相。文帝初立。周勃功高。陳平謝病。上怪平病問之。

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不如勃。願以相遜勃。於是以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爲左丞相。位第二。非獨如此。周昌自御史大夫左遷爲趙相。黃霸以財入官。而府不與右職。與此同類。今人以降爲左遷。

皋陶

古人姓名有不可解者。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云。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注云。高陽。顓頊帝號也。八人。其苗裔。蒼舒、隴、檮、戡、大臨、虓、庭堅、仲容、叔達。注云。此卽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皋陶字也。然有可疑者。文公五年。楚滅六蓼。文仲聞六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注云。六蓼。皆皋陶後也。且旣云庭堅。卽皋陶字。則文仲不應旣曰皋陶。又曰庭堅也。若據其意。則皋陶庭堅。又似兩人。山谷老人名庭堅。字魯直。其義不可解。或云。慕季文子之逐莒僕。故曰魯直。

張說歎慕崔湜執政年不可及

唐史載崔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常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僕初讀此。謂說之年遲暮。與湜相去絕矣。及以二人本傳考之。相去纔四歲爾。今按宰相年表。湜執政時。乃景龍二年戊申。推而上之。生於咸亨二年之辛未。張說傳。稱說開元十八年卒。年六十四。推而上之。乃生於乾封二年之丁卯。至景龍二年戊申。說纔年四十二歲。而歎慕之如此。藉使宋廣平見之。必無此語。廣平嘗見蕭至忠出太平公主第。謂至忠曰。非所望於蕭傅。非獨不慕。且以爲戒。

權書衡論

眉山蘇氏文集有權書衡論。衡論世皆知出處。獨權書人少知之。漢哀帝時。欲辭匈奴。使不來朝。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高皇后嘗怒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於是大臣權書遺之。注曰。以權道爲書。順辭以答之。權書之名。蓋出於此。衡取其平。權取其變。衡爲一定之論。權乃變通之書。

漢待淮陰之薄

柴慎微云。淮陰信可謂忠矣。漢待之何其薄也。贊曰。天下既定。命韓信申軍法。此乃信爲淮陰侯在長安奉朝請時也。漢五年二月。漢王卽皇帝位。六年十二月。執信於陳。十一年正月。伏誅。且信之在長安也。漢實囚之。而乃能爲漢申軍法。卽其忠可知矣。蓋漢實畏其能。故信卒不免。田肯有云。陛下已得韓信。又治關中。則知此兩事。乃當時安危存亡之機。且信之聲名。使人畏之如此。其不亡何待。

琅邪刈稻

李百藥父與友陸父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語。歎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邠子藉稻。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號奇童。今按昭公十八年傳。邠人藉稻。注云。邠。妘姓國也。其君自藉稻。蓋履行之。昭公十八年經書邾人入邠。注云。邠國。今琅邪開陽縣也。蓋藉當呼爲典籍之籍。謂履行之而記其數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稻方生也。而徐陵以爲刈。非也。

莊疏可笑

莊子之疏有可以一大笑者。徐無鬼語武侯相馬曰：直者中繩，曲者中鈎，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謂馬步驟迴旋中規，矩鈎繩也。故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同一意也。疏乃以直爲馬齒，曲爲馬項，方爲馬頭，圓爲馬眼，且世間豈有四方馬頭乎？故可以一大笑。

中興頌復復兩字出漢書

唐中興頌云：復復指期，或云以復兩京，故曰復復，非也。此兩字出漢書。今按匡衡傳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注云：下復扶目反。又何武爲九卿時，奏言直置三公官，又與翟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注云依其舊也。下復扶目反，蓋上音服，下音福，謂復如故也。唐中興頌宜亦如此讀之。

棋詩

玉子紋楸一路饒，最宜簷雨竹蕭蕭。羸形暗去春泉長，拔勢橫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伏柱，鏖兵不羨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於局上銷。右杜牧之贈國手王逢詩。或云此真贈國手詩也。棋貪必敗，怯又無功，羸形暗去，則不貪也。拔勢橫來，則不怯也。周伏柱以喻不貪，霍嫖姚以喻不怯。故曰：高棋詩也。魏收嘗云：棋於貪勇之際，所得多矣。七十更萬日，牧之是時年四十二，三得至七十，猶有萬日。

胡廣相韓諫議生貴子

韓魏公父諫議大夫國華，嘗仕於蜀。蜀中士人胡廣善相術，見諫議而奇之，曰：是必生貴子，請納女焉。後

諫議出守泉州。祥符元年戊申歲七月二日。生魏公於泉州州宅。僕與韓氏交遊。嘗見諫議胡夫人畫像。皆奇偉。宜其生貴人也。世言魏公世居河朔。故其狀貌奇偉。而有厚重之德。然生於泉州。故爲人亦微任術數。深不可測。有閩之風。皆其土風然也。聞者以爲然。

朝服阜衣

或問漢臣朝服。僕云。張敞議云。敞備阜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阜衣。又谷永書云。擯之阜衣之吏。廁之靜臣之末。則知漢朝之服。皆阜衣也。周禮。衮冕九章。鷩冕七章。毳冕五章。希冕三章。元冕衣無衣裳刺黻而已。故曰。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則阜衣者。乃周之卿大夫元冕也。漢之阜衣。蓋本於此。

蒼官青女

金陵詩云。歲晚蒼官聊自保。日高青女尙橫陳。蒼官謂松也。青女謂霜也。言日高而松上霜猶不消也。橫陳出楞嚴經。六欲界中云。我無慾應汝行事。當橫陳時。味如嚼蠟。以言道人處世間。雖有慾而無味也。蓋荆公自謂如蒼官自保。但青女橫陳。不能已耳。此言近於雅諠。殊有深意。

繒字當以疾陵反爲正

元城先生嘗論及漢高帝功臣曰。屠狗販繒之徒。呼繒字與錫相近。後檢漢灌嬰傳注。但云帛之總名而已。今按韻略。繒。慈陵切。注云。帛也。增。咨登切。則世人以繒爲增。誠非也。尙書厥篚元織。縞。注云。元。黑繒也。

縞、白縞也。釋音云：似陵反。禮運云：瘞縞。注云：幣帛曰縞。釋音似仍反。左氏衛文公大帛之冠。注云：大帛厚。縞，縞疾陵切。晉書地理志：縞才陵反。以諸音義考之，當以疾陵爲正。

擅入御苑

許洛之間極多奇士。宣和中，崔朝奉驪德符監洛陽稻田務。一日送客於會節園，宦官容佐拘入會節，以爲景華御苑。德符不知也。晚春復騎瘠馬與老兵游園內，坐梅下哦詩。其間有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枝間。少憩藉清影，低顰啄微酸。次日佐入園見地有馬糞，知是崔朝奉。是時府官事佐恐不及，而德符未嘗謁之。因此劾奏擅入御苑作踐，遂勒停。德符傳食於諸人家，久之斂錢復歸陽翟，聞之田元邁云。

瞽卜張起宗與文樞密並案而食

洛中士人張起宗，字起宗，以教小童爲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蘭麝，溢人眼鼻。起宗自歎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旁有瞽卜，輒曰：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卜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餘。凡闕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同當並案而食者九箇月。起宗後七十餘歲時，文公亦居於洛。起宗視其所交游宴飲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嘗得並案而食乎？一日公獨遊會節園，問其下曰：吾適來開園側教學者甚人，對曰：老張先生。公曰：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又與之同。因呼爲會節先生。公每召客，必預。若赴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爲主人，則揭於左，公爲客，則揭於右。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

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藉。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爲口號曰。東田小藉。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歸洛。不復召之矣。瞽卜之言異哉。聞之於司馬文季。

簪下酒五醖酒

蘇秀道中有地名五木。出佳酒。故人以五木名之。然白樂天爲杭州太守日。有詩序云。錢湖州以簪下酒。李蘇州以五醖酒。相次寄到。詩云。勞將簪下忘憂物。寄與江城愛酒翁。鐘脚三州何處會。壺頭一盞幾時同。傾如竹葉盈樽綠。飲作桃花上面紅。莫怪慙慙最相憶。曾陪西省與南宮。僕嘗以此問於僕之七舅氏。曰。醖字與殺同意。乃今之羊羔兒酒也。詳其詩意。當以五羔爲之。以是酒名。故從西云。樂天詩云。竹葉盈樽綠。謂簪下酒取竹有綠之意也。桃花上面紅。謂五殺酒取桃花五葉也。後人不知。轉其名爲五木。蓋失之矣。僕檢韻中醖字。乃竇同音。注云。重釀酒也。恐醖難轉而爲木。

溫公私第

溫公夏縣私第在縣宇之西北數十里。質樸而嚴潔。去市不遠。如在山林中。廳事前。有棣華齋。乃諸子弟肄業之所也。轉齋而東。有柳塢水四環之。待月亭及竹閣西東水亭也。巫咸榭乃附縣城爲之。正對巫咸山。後有賜書閣。貯三朝所賜之書籍。諸處榜額。皆公染指書。其法以第二指尖抵第一指頭上節。微屈染墨。書之。字亦尺許大。如世所見公生明三字。惟巫咸榭字差大爾。園圃在宅之東。溫公嘗宿於閣下東畔。

小閣侍吏唯一老僕。一更二點，卽令老僕先睡。看書至夜分，乃自掩火滅燭而睡。至五更初，公卽自起發燭點燈著述。夜夜如此。天明卽入宅起居。其兄且或坐於牀前問勞，說話畢卽回閣下。

駙馬都尉

駙馬都尉之名起於三國。故何晏尙魏公主，謂之駙馬都尉。然不獨官名以駙馬給之，蓋御馬之副，謂之駙馬，從而給之，示親愛也。故杜預尙晉文帝妹高陸公主，至武帝踐祚，拜鎮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駙馬。且晏如傅粉，宜爲禁鬚。若預乃瘦如瓠爾，何至妻帝之女也。始信前古帝婿，唯擇人材，不專以貌也。後世浸失此意，惜哉。

服寒食散

後漢以來方書中有五石散，又謂之寒食散。論者曰：服金石人不可食熱物，服之則兩熱相激，故名謂之寒食，則可知也。然晉史載裴秀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薨年四十八。據此則又是不可飲冷物也。後問一名醫，答云：食物則宜冷，而酒則宜熱。僕初不信，後讀千金方第二十五卷，解五石毒一切冷食，唯酒須令溫，然則裴秀傳所謂當飲熱酒亦非。

仙姑

王元道嘗言陝西于仙姑傳云：得道術，能不食，年約三十許，不知其實年也。陝西提刑陽翟李熙民逸老，正直剛毅人也，聞人所傳甚異，乃往清平軍自驗之。既見道貌高古，不覺心服之，因曰：欲獻茶一盃可乎？

姑曰。不食茶久矣。今勉強一啜。既食少頃。垂兩手出。玉雪如也。須臾。所食之茶。從十指甲中出。凝於地。色猶不變。令逸老就地刮取。且使嘗之。香味如故。因大奇之。

東坡詩下立字有來處

紹興六年夏。僕與年兄何元章。會於錢塘江上。余因舉東坡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元章云。立字最爲有力。乃水湧起之貌。老杜三大禮賦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欲立。東坡之意。蓋出於此。或者妄易立爲至。祇可一笑。



肯 綮 錄

趙 叔 向 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學海類編藝海珠塵及函
海皆收有此書學海在先
故據以排印

肯綮錄小引

肯綮錄者。西隱楚人所著之書也。楚人閒居多暇。飲酒讀書。足以自娛。有疑誤。隨即記之。初無第也。昔蒯生自名其書曰雋永。取肉肥而味長。我則異於是。殆是眉山先生羊骨帖中語。終日摘剔。僅錄兩於肯綮之間者。因以名錄。西隱楚人趙叔向書於松澗山居。

曰擗觸擗數同音根小兒衣曰緇下慈夜切鐵臭曰銚魚臭曰鮓星音使性曰劄利上音疼曰癢音不定曰尤豫上音

由呼雞曰跕跕竹音飯不中曰餒音目深曰眶曉音繫物椿曰枕沈音不潔曰腌臢腌匣平聲衣敞曰襜褕音又

曰檻褻音湯中淪肉曰熬音稱量曰故斂上丁兼反塵起曰捧塢上蒲下烏孔切不肖曰翊壽或作翊壽或作翊壽

竝音巖而不媚曰僂備上武下音講切屈曲曰飢散音委音薑好曰苾薑上音齒傷于酸曰齟楚音五采鮮明曰鱗

鱸音飽聲曰唉哀上聲物下重曰陔都上音魚敗曰餒音髮美曰髮音縫衣曰縵音口吃曰讒音生產

曰解挽音圓曰顛混音草束曰捆音皮起曰皴音火燒物曰燎音羞慚曰慄音人醜曰醜音不謹愿曰藉搓上力下除瓦切瘦曰瘦瘠音以水和麪曰溲疏有切行不正曰躡踵上良下丑用切點筆曰泚筆音輒

物而不斷曰韌刃音器破未離有痕曰墨音瘡腫曰瘡音染藍曰靛音亦作澱音好兒曰俏醋音船不穩曰

舛音狼強曰拗音米不佳曰穀與同蛇退皮曰蛻音橫木曰樛音濁曰泆音酒曰潑音挑

燈杖曰榛音不平曰盤音弃物曰措音農具曰礪音不伸曰趨音罵人曰

俗庭音舂米曰帥音舟不穩曰航音低頭曰歪音去水曰科音垢曰垢音

簽美誤

今人多不識職美字直寫作簽士大夫亦如此一云臉字

梅雨

今人謂梅雨。梁元帝纂要云。梅熟而雨曰梅雨。風俗占曰。芒種日謂之入梅。夏至日午後爲出梅。梅盡時號曰時雨。合共三十日。

伯夷叔齊名字

孔毅夫云。伯夷叔齊姓墨。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孤竹君之子也。夷齊諡也。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世多不知。故特拈出。但春秋少陽之書。今人罕見。而孔叢子注。并孤竹君出之曰。伯夷叔齊孤竹君墨台初二子。毅夫不載也。台當讀爲胎。

筠爲竹

禮記云。松柏有心。竹箭有筠。筠韻皆解筠字爲竹皮之美質。今人直指筠爲竹。不可也。

聖節香錢

今聖節道場。三省察院作兩日。開啓滿散。蓋始于五代也。廣順中。刺史臣僚。遇聖節止于寺觀。起道場。中書門下與百官樞密院諸司使副。各共設齋。前此道場。皆是率醮。則今都下命官出香錢。其猶當時率醮乎。

万俟音墨其

今有万俟姓。墨其字同音。非點畫有異也。北齊已有特進万俟普矣。

九方臯

唐韻云。九方甄。秦穆公時人。善相馬。一名臯。列子乃云。秦穆公時九方臯。善相馬也。九。姓也。方臯。名也。甄音因。

孟子字

西漢藝文志。孟軻。字子車。孔叢子亦云。而唐韻軻。口箇切。軻軻不遇也。孟子居貧。軻軻。字子居。軻軻皆去聲。

晉宋前南方鵝貴

今自淮而北。極難得鵝。南渡以來。虜人奉使。必載之以歸。予謂晉宋以前。雖南方亦不多得。以武陵王之手自割炙。劉毅謂庾悅曰。自今年未得子鵝。豈能殘炙見惠。庾不答。至爲死讎。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王右軍求市不得。至攜親友。命鶴就觀。又爲道士寫五千言而易鵝。則知當時亦難得見也。唐時價每隻猶二三千。

震靈丹

大丹藥中有所謂震靈丹者。前輩多強爲解說。按唐韻返魂樹。在西海中聚窟洲上。有花葉。香聞數百里。狀如楓香。煎其汁。可以爲丸。死尸在地。聞氣乃活。亦名反生香。又名卻死香。其丸爲震靈丸。出十洲記。則是貴其藥。假借其名耳。

涕洟

五經文字云。涕音體。洟音替。自目出曰涕。自鼻出曰洟。今人寫作鼻涕。亦只作涕。誤矣。亦音夷。士大夫作字。從五經文字爲佳。

伊蒲塞非素饌

東漢楚王英傳。詔還縑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注云。伊蒲塞。卽優婆塞也。中國翻爲近住。言受戒行堪僧住也。當時用梵語已可笑。後人引見。直以爲素饌。尤非也。今講僧以伊蒲塞爲近住男也。

鍾馗小妹

今人家歲首貼鍾馗于門。高承紀原引開元中明皇疴疾。夢二鬼。一大一小。小者鞞一足。懸一履于腰間。竊太真紫香囊。又拈玉笛吹之。頗喧擾。大者曰。臣武舉所棄鍾馗。將爲陛下殺之。遂擒小者。以右指摘其目。食之至盡。覺而疾愈。遂命吳生如夢圖之。至今人畫者。往往如此。所謂始於此也。沈存中筆談。乃謂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冢。有石誌。乃宋宗愨母鄭夫人云。有妹鍾馗。便謂鍾馗之設亦遠。且明皇病中之夢。何足憑信。鄭夫人之妹。偶然有此名耳。未必便爲擒鬼者。今人家舉動相效。何止此一事。但今人畫鍾馗。又畫一女子于旁。謂之鍾馗小妹。其訛至此。

味漱書

余頃在蕭山時。地近武林。一族人家好養鷹。一日有中貴人以百餘千買一鷹去。嘗見其几閒有書一帙。

上題味漱二字初不曉。取視之。則皆飼鷹鷂之語。字書紙籍極皆如法。問其所從來。則曰。吾父頃在北司。諸閣往來甚厚。以此見遺。且曰。飼養法皆可用也。嘗以二字徧詢相知。莫有知者。而味字篇韻皆所不載。疑其誤書。或俗子命字。後見沈存中筆談。載養鷹鷂者。其類相語。謂之味漱。味以麥切。三館書目有味漱書三卷。皆養鷹鷂法及醫療之術。始知讀書不廣。不可妄有詆訾也。但此書三卷。言多鄙猥。竊其名爾。或附益近事也。味一作陸切。

燕脂

王叡炙穀子。燕脂本闕氏夫人所造。以紅花爲之。中國呼爲紅藍。本草亦作燕脂。惟集韻作堙蔽。今人所寫不一。惟從本草。庶易識而有據。

客作

今人指傭工之人爲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光飢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

紫姑伸獄

常州酒官鄭思永爲予言。岳飛死之明年。因元夕會飲。有失器皿庫數事。相與請紫姑神卜之。方焚香。箕已重不可舉。忽大書曰。辛苦提兵十二秋。功多過少未爲讎。主恩未報遭讒謗。幽壤含悲關點頭。其後乃書飛押字也。庫官輩識之。初不知飛坐獄。及死于除夜也。泣而禱曰。觀押字乃是相公押字。相公別無可否。自是不復再書。又明年。軍人有來臨安請衣糧者。茶肆中偶與人言。遂爲邏事者所捕。以送棘寺。窮究

其獄庫官并吏輩數人皆追逮流竄焉。思永時爲棘寺推官。

火骨成灰

蕭山縣有百姓項十五者。沈酣于酒。朝夕未嘗醒。未滿四十而死。其俗尙火化。化訖。收其骨殖皆成灰。不可拾。或云酒所致也。

長物長作去聲

今人謂什物冗雜曰冗長。去聲按集韻長條也。王恭曰。吾平生無長物。東漢威宗詔。已有此語。云其輿服制度有逾侈。長飾者皆宜省損。亦作去聲。皆本于左氏也。

元二

今人凡作兩字。多止寫上一字。其下一字作兩點。非也。合作二字。東漢鄧綽傳。時遭元二之災。今趙明誠金石錄載石門頌。有中遭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絕之語。若讀爲元元。則不成文意。

井幹

幹井垣也。字本作韓。古書多作幹。而音韓也。

絃當作弦

五經文字。琴瑟之弦皆從弓。作絃者非。

枰棋

奕棋謂之枰棋。枰，普耕切。彈也。其字從手。韋洪嗣博奕論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豫不過方罫之間。枰，音平。博局也。其字從木。二字頗相亂。因出之。洪嗣又云：枯棋三百。李善引邯鄲淳藝經注云：棋局從橫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今之棋局十九道，合三百六十一道。三百子不足用矣。則知古之棋局與今不同也。

他字恙字乃蟲義

他，說文曰：蟲也。上古革居患它，故相問無它，猶言無恙也。恙，小蟲，亦蛇屬。今人用無他之語，承誤也。

九拜

拜字古擗。周禮大祝辨九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褒擗，九曰肅擗。今人但用稽首或頓首，餘不聞也。

三老五更

三老五更已見禮經。解釋獨不明。漢明帝紀注謂三老知天地人事者，五更知五行更代事者。明帝詔三老李躬年耆學明，前輩以更字作叟字，筆誤。至今嫂字亦有作更者，大不然也。

香薷

藥有所謂香薷者。薷字不見于篇韻。獨本草音柔。今人多不識此字。北人呼爲香茸，南人呼爲香薷。其實皆音譌耳。劉延世爲孫君作談圃，其說甚覈。樓醫家亦多不識。

玉龍膏

今面油謂之玉龍膏。文昌雜錄言宋朝太宗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龍團合子貯之。因以名之。

趙清真高士入冥

趙清真先生者。有道之士也。能入冥閒。觀世閒所謂地獄者。往往引人觀之。蘇子由嘗謂清真曰。某能往乎。先生曰。他人則可。公不可也。再三詰之。乃言公此去大有官職。若見之。則無復肯仕宦矣。其閒大半爲官員僧道四民。蓋官員則恃勢凌人。貪冒不忠孝。僧道四民亦然。僧道忌受用過當。不持五戒耳。

東坡易簣

東坡建中靖國初。寓居毗陵。無何以疾請老。疾革。一日折簡錢世雄濟明云。昨日齒中出血。如蚯蚓狀。無數。蓋是熱毒根深不淺。卽今諸藥盡。惟取人參茯苓麥門冬淪湯。渴卽飲之。莊子云。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三物可謂在宥矣。而此不愈。則天也。又徑山長老惟琳來問疾。乞偈。荅曰。□□與君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能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卽無疾。平生笑什麼。神呪眞浪出。琳問神呪事。索筆書昔鳩摩羅什病亟。出西域神呪三番。令弟子誦以免難。雖不及事而終。併出一帖云。某嶺海萬里不死。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耶。但死生亦細故耳。爲佛法爲衆生自重。蓋絕筆於此。後二日殆。將屬纊。聞根先惟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宜勿忘西方。先生曰。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錢濟明云。先生平時踐履。至此更須著力。曰。著力卽差。語絕而逝。

衡字从角

衡字从角。見玉篇角字門。非魚也。今人往往不識。

撰與擇通

擇日爲撰日。劉中山集屢用之。撰字通。見集韻。如有用撰述字。則用撰字。

就館

今士人就館聚徒。皆謂之就館。亦語忌也。按元后傳。張美人嘗任身就館。今吳正仲漫堂隨筆。載王介甫對上曰。是時後宮方有二人就館也。



三十年四月五日

商務印書館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子真嬾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

長沙南正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

埠

(本書校對者 黃同曾)



G 一四三三上

壽



33
4
285